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有愛無礙特教通訊電子報

第十五期

2021年12月

<<關於本期>>

本電子報發行之目標，主要在於提供關於高等教育及成人階段的特殊教育的相關訊息，以期能提升大專校院階段師生及社會大眾對於高等教育及成人階段特殊教育之知能。

本期電子報邀請到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江秋樺教授及研究生劉偉佑來談談家有身心障礙者的手足壓力，分享家中有身心障礙者如何影響身障家庭及自我接納的重要性。藉由這些實務經驗分享，讓更多社會大眾更加了解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

本期的特教宣導為教育部編製「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線上學習參考指引」協助學校落實線上教學方案之適性調整，期以維護全體學生之學習權益。

《本期內容》

- 後天多重障礙者正常手足壓力之研究:外一章
- 特教宣導~教育部編製「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線上學習參考指引」協助學校落實線上教學方案之適性調整

後天多重障礙者正常手足壓力之研究 外一章

撰文者：江秋樺/劉倬佑



(圖一)

撰文者：江秋樺(圖一)

現職：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暨研究所副教授
特教學生資源中心督導



(圖二)

撰文者：劉倬佑(圖二右)

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暨研究所碩士

導讀

家中有個身心障礙者，對整個家庭都會產生很大的影響。當身為非障礙手足長大成人後，所要面對的事情越加複雜，尤其是生涯的大事、婚姻的抉擇。

本篇透過自我敘說的方式，描述照顧、處理後天多重障礙的手足之壓力調適過程，走出多年來對照顧身心障礙手足的內在掙扎，以及最終如何踏上特殊教育相關領域的心路歷程。身為指導教授，隨著文本的進行，側寫元元的轉變過程，期能讓讀者更加明白要一個人面對自己內心深層的秘密，並說給外人聽，是何其不容易的事。

藉由照顧後天身心障礙的妹妹，元元發掘生命中所有命運的安排與人事物的關係「因果」，透過自我故事敘說方式，元元更認識自己的內在與環境的關係，藉以重拾生命中每個不完美，而後將它們拚湊起來，使生命變得更豐富完整。

敘寫的過程，元元認知特殊教育的服務對身障家庭及自我接納的重要性，透過正式諮商，及利用解夢晤談方式，研究者得以檢視生命中重大事件對自己的影響及讓心理壓力得到真正的療育與調適。

後天多重障礙者正常手足壓力之研究:外一章

江秋樺

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副教授

劉偉佑

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碩士

壹、緒論

近幾年來，筆者在教導情緒行為障礙與自閉症理論與實務課程時，在課程的規劃上都會引入業師來豐富課程的內容，希望透過業師示範教學、教學活動設計及教材的分享，能讓學生學習更深入的助人、助己技能，並透過與業師的互動，了解現今教學場域教材設計的方向以及國小學童能力的差異，可以如何設計多層次課程，豐富第一線教師的不同教學經驗。尤其重要的是，筆者發現連教育現場的第一線教學老師也常帶有不為人知的創傷，在教育學生的過程(尤其是情緒行為障礙及自閉症學生)容易被觸動，導致敷衍或對個案嫉惡如仇，難收教育輔導之成效。

有鑑於此，筆者從 2018 年開始利用業師協同教學的機會，在情緒行為及自閉症理論與實務的相關課程裡，有系統地引進美勞創作，希冀將來準備或已經從事特殊教育教學的師資培育學生能夠具備自我療癒的方法，把自己整理到比較好的狀態下，真心誠意對待、教育及協助特殊生。筆者也把手上有嚴重個案的業界教師，透過夥伴關係的理念(除諮詢外，對國小階段的教師提供更實質具體的增能計畫)，納入藝術陪伴的共授課程裡，意即筆者邀請四、五位國小(特殊/特教)老師回系上參與 Sonia 心理師藝術陪伴的課程，然後回去應用在國小的教育現場。陽光國小(化名)的元元(化名)老師就是其中之一。為了敘寫方便，下文直接稱她為元元，因為這是她的生命故事，稱其六妹為小茹(化名)。她之所以雀屏中選的主因是元元是筆者的研究生，著手進行〈後天多重障礙者正常手足壓力與生涯規劃之自我敘說研究〉多年。

在陪伴元元進行論文研究的過程，筆者發現元元內心隱藏諸多情緒卻佯裝堅強。雖然元元一再宣稱是為了發生車禍導致後天多重障礙的妹妹小茹而進了特殊教育這一個領域，但是對於筆者詢問她用了哪一些特殊教育的輔導策略在小茹身上，元元卻回答不出來，事實上，她雖然進了特殊教育研究所，卻留在普通教育擔任代理教師多年。筆者轉介元元去找 Sonia 心理師進行諮商，誤打誤撞把元元的論文研究主軸轉了一個大方向。原來只想做一個主題簡單、輕鬆論文的元元陷入了天人交戰，因為她的論文敘寫過程變成她必須重新整理刻意遺忘的生命記憶碎片。她一再問筆者：「四個姐姐如果知道我

為了要畢業，把我媽媽寫成這樣子，會不會怪我？」筆者則一再反問她：「你寫出自己內心的哀傷、失落，甚至於埋怨，需要經過其他姐妹同意？妳的論文內容有妖魔化其他家人嗎？」掙扎許久，礙於修業年限，身為家中排行第五個女兒的元元最後選擇坦然面對。

貳、家有身心障礙手足的壓力與調適

一、遭逢巨變

依衛生福利部 2018 年 3 月底的統計資料顯示台灣每 10 位身心障礙者中，先天殘缺者其實不到 2 個人，卻有超過 8 個人是因後天造成的。這反映出生命中存在許多的無常，一個偶發意外，有些人及其家人的人生可能就會由彩色變成黑白（衛生福利部，2018）。Wasserman（1983）曾說家中有身心障礙者之正常手足在其成長過程會比一般人多一些獨特的情緒認同、角色混亂及同儕關係發展受阻的困擾（引自吳月娟，1999）。當家中有人遭逢巨變的時候，其親屬容易出現否認、失落、悲傷、憤怒等負面的情緒反應（吳武典，1994）。民國 79 年 2 月 8 日的一場車禍奪走了元元的一位表妹生命、一位堂妹的兩條腿並造成親生妹妹小茹一度變成植物人的悲劇。

二、臨終託付

元元的母親在她那一個年代是村中唯一念過國立高中的女性。元元表示家中六個女兒的名字都是學問淵博的母親自己取的，元元的本名也是她的母親找學校老師一起商量而得來的，其實「元元」二字暗含招弟的意思。自視甚高的母親雖然生下四個女兒後，還是不願意根據民間習俗到廟裡去「換花」或者依照族裡長輩的建議給家中排序老五的女兒元元取名為「招弟」。元元坦言家裡前四個姊姊的婚姻都是母親作主的，只有元元的婚事才是她自由意志的選擇，雖然元元說得輕鬆，但筆者隱約聽得出來元元之前在家裡，應該是唯一敢捍衛自己的愛情，試圖反抗母親的人。母親對於第五個女兒的婚事自然是不見好的。據說，婚禮的當天，母親還是一直提醒元元可以悔婚。另一方面，元元回想與丈夫交往的過程，得知未來的媳婦有一位重度多重障礙的妹妹小茹時，公婆的確擔心自己的兒子日後要負起照顧小茹的責任，也曾質疑元元在生育上是否會有遺傳的問題。

雖然元元的父母一直向其婆家保證日後絕對不會把小茹託付給男方，元元明白父母心中還是期望元元可以照顧小茹到她終老。原本不被看好的婚姻終於在嚴母斷氣前扳回一城。民國 105 年的暑假，元元的先生在岳母肝癌末期臨命終時，牽著元元的手到丈母娘的耳邊說：「只要我和元元有口飯吃，就會給妹妹一雙筷子」，元元的母親終能安心闔上眼，與世長辭。

三、壓力與調適

當家裡出現一位特殊兒童，容易造成其他家人情緒上、認知上的重大衝擊，需經歷否認、悲傷、憤怒、反抗至重新調整而適應等階段（吳月娟，1999）。許多父母會要求正常手足必須協助照顧身心障礙的手足或承擔較多的家事（蕭雅文，2009）。李怡君（2011）提到，父母從小就灌輸障礙者的手足，長大必須要代替父母好好的照顧障礙者，即使父母沒有要求，有的手足也會自小萌生照顧的意願，把照顧的包袱扛在身上。對於障礙手足未來的照顧和支持上都呈現正面的態度，尤其當年紀越長，這份血濃於水的責任更是無法割捨，手足同樣被賦予更多承擔照顧和協助（劉于菁，2008；蔡珊珊，2010）。打從小茹出車禍開始，元元就被母親委以重任像個保姆般如影隨形地照顧著她，即便兩人的年齡差距只有四、五歲。筆者常不斷詢問元元為何是她，而不是其他被母親認為表現優秀的姐姐們，尤其是老大或老二。元元總是回答：「因為我最乖，」筆者卻自始至終認為元元是父母為了小茹，選擇犧牲掉家裡資質差的子女。小茹出事時，元元才多大？她就跟著小茹到醫院復健、到學校去給小茹當助理人員，因而錯失求學及就業機會。元元說自己最乖，因而雀屏中選，筆者持保留態度，筆者甚至懷疑元元是被傳統的孝順觀念壓制的受害者，她認為父母是不可以批評的，閒聊時，她曾承認因為以前會反抗母親，所以不喜歡甚至害怕夢見母親。

建立身心障礙者手足與正常手足的親密聯繫，只要正常手足能接受身心障礙手足的特殊之處，亦能形成一個緊密依存，相互支持的微妙關係（賴彥均，2016）。在元元陪伴將近三年的辛苦復健後，小茹終於可以回到原本的國中繼續完成學業。車禍後的小茹行動不便，必需依靠輪椅輔助行動，因為傷到小腦所以失去了平衡的能力，說話也失去了流暢度，以前的同學都已經順利畢業離開了。一群正值 15 歲青春狂飆的國中同學無法接受她這個所謂「怪咖」的復學生，排擠、霸凌之事不難預料。每天面臨同儕的欺負、取笑，小茹情緒一天比一天暴躁，與同學之間衝突不斷。這造成學校老師、同學與小茹家人三方面的困擾。當時的特殊教育尚未發展完善，剛好高中畢業的元元因此終止升學或就業，而被家人安排陪伴小茹到學校讀書，擔任小茹的義務伴讀教師助理員。這樣的經驗竟成日後她踏上特殊教育碩士班的資糧。後來元元陸續抽空就讀空中商專三年、工作、結婚生子，歷經 20 年後才逐一補足大學學歷。

找一個心靈伴侶來互相扶持，或許是元元當時唯一能做的壓力調適途徑。照顧小茹的過程，也讓元元的人生貴人逐一出現。因著這些貴人的提點與本身堅韌的人格特質，元元終於進了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碩士班。元元自認能更上一層樓，憑藉的就是她照顧小茹的實務經驗。除了修課、休學，長達兩年的論文計畫修改過程，筆者認為表面謙順的元元報喜不報憂，文本缺乏借鏡之參考價值。歷經

強勢家庭教育的元元不知適度喊痛或承認失落的情緒是不需被任何人允許的。概因一再閃躲重要資訊的她所寫出來的論文空洞且不真實。筆者轉介元元去找心理師 Sonia 進行諮商，期能在最短時間內幫自己的內心世界整理出一套合理的脈絡，因為元元曾參與 Sonia 多年藝術陪伴的課程，彼此之間有足夠的信任度，而且元元在美勞方面的具有頗高的頗藝術天分。



參、心理諮商

台灣藝術治療協會（2014）開宗明義指出藝術治療是一種結合創造性藝術表達和心理治療的助人專業。藝術治療師提供一個安全、完善的空間，與案主建立互信的治療關係，藝術治療的表達，屬於直覺式的心象思考方式，常能透露潛意識的內容（台灣藝術治療協會，2014）。筆者是特殊教育師資培育者，所培育的師資培育學生無須背負心理治療的責任或壓力，但仍須具備穩定的情緒、彈性的人格特質、耐心、積極傾聽、敏銳觀察、自我覺知的能力，身為教育現場第一線人員，這些師資生必須有能力跟個案建立正向的關係，陪伴他們一起成長。呂素貞（2005）指出，藝術治療是藝術和心理治療結合而成，藉由藝術將內在意識和感受，以繪畫、美勞、書寫、攝影及美感遊戲等方式，具體表現於外在的視覺藝術形式。「藝術陪伴」是筆者近幾年上 Sonia 心理師的課時，Sonia 提出的觀點。每一次的藝術創作，都是追尋自我的過程。

一、初次揭露

元元半推半就去接受心理諮商之初，並沒有心理準備想要袒露內心深層的秘密。第一次與心理師晤談之後，元元來找筆者，她向筆者謊稱諮商完後，Sonia 讓她描了一張右手的圖來玩。筆者問：「命名為何？」元元：「我先生支持我的手」。筆者沈默不語回到家後去電嚴厲斥責她，「為何都花錢去進行諮商了，還不願意坦然面對心理師 Sonia 說出實話」？筆者問：「妳先生的手指怎可能有五種顏色」？

筆者直言：「紫色的大拇指應是妳先生，他承諾岳母要幫忙照護小茹，所以他跟小茹有連結。中間三指各代表妳的小孩，尾指是妳自己。掌心的藍色部分是小茹，因為血脈相連，所以妳跟小茹都是藍色。三個孩子分屬三個不同顏色，卻希望跟小阿姨有距離（中間三隻手指頭底下與掌心都有距離），因為他們認為小茹只是阿姨，不關他們的事，他們不想承擔，妳一直在複製你母親的強勢作為，安排妳孩子的人生，妳自己要小心。」

聽完筆者一席話，電話另一端的元元哭了。原不想跟元元深談的筆者電聯 Sonia，說明不小心揭開元元內心瘡疤的過程。孰料，心理師 Sonia 反而很興奮地說：「老師，個案進入諮商系統，話留在嘴邊不說出來很正常。有些個案可能需要幾次評估，建立信任度後，才會跟心理師坦誠相見，有些可能要更久。元元跟妳相處的時間比較久，比較相信妳，她很快就會跟妳講實話，這很正常。請妳提醒元元，她會開始作夢，要把夢境記錄下來。因為您揭開了她深層的傷疤。」事後，元元承認自己在三個孩子懂事後，一直強迫她的孩子要負起對小茹的照顧責任。元元坦承將對小茹的愧疚、母親的託付，無形的加在自己的孩子身上而不自知。

二、坦然面對

Sonia 進行晤談時，將元元、母親及妹妹小茹這三角關係從本我、超我、自我三個角度來替元元姐兼母職的手足壓力進行一次心理調適，希望了解她對姐兼母職這一個承諾的內心詮釋。Sonia 讓元元在紙上畫上自己的一隻手，並且命名，再詮釋給 Sonia 聽。

元元：這是牽小茹走路散步時的右手，取名叫「握吧！」。

Sonia：說說看牽妹妹走路散步時的右手是怎樣的感受。

元元：因為是慣用手比較習慣而且有力，要支撐妹妹比較安全，妹妹走路時搖搖晃晃會將所有身體重量都放在我的右手上，牽她太久手都會很痠。其實有時牽著妹妹的手時，我的心中有時也是很不自願的，因為在家認為她要練習自己照顧自己，所以不想去牽她，在外面是怕別人的眼光注視到我，但我告訴自己不能如此，所以我還是牽了她。

Sonia：家中的人也都這樣牽妹妹嗎？

元元：是的，但其他姐姐我沒問過他們的感覺，可是媽媽曾經跟我說牽妹妹的手太久後很痠，好幾次倆人都差點跌倒，因為妹妹從植物人清醒後變胖了，我們都說妹妹要減肥了，但媽媽應該是補償心態吧，還是一直給他吃好料的，我和姐姐都認為是小腦受傷，導致小茹沒有飽足感的神經了。

Sonia：說說看媽媽的感受好嗎？

元元：原來媽媽也和我有同樣的感受，知道媽媽也把同樣心境告訴我時，我說服自己也說服媽媽要正視妹妹的處境。只要我們心中是正向樂觀的看待妹妹，他人也才能用正常的眼光看待她。三年前媽媽病逝離開了，妹妹的作息也改變了許多，日夜顛倒的生活和大家還真的很少碰面。現在這隻手好像也很少有機會牽到妹妹，似乎也忘了我當時牽著她時手臂的酸，手心的重量及內心是什麼的感受。

Sonia：現在很少牽妹妹的手又是怎樣的感覺呢？

元元：心中有些落寞，手少了重量卻多了壓力，因為不知她身體狀況如何？尤其想到媽媽會讓我更覺得對不起妹妹及我對媽媽的承諾。

Sonia：如果又回到當初需要牽妹妹的手時你願意嗎？

元元：當然願意。

根據元元的詮釋，手掌心代表的是元元自己，大拇指是元元的丈夫，而依序3隻手指是元元的子女，小指頭是元元的妹妹小茹。坦白說，筆者初次看到元元的文本時，心中也很錯愕，不禁質問元元來向筆者諮詢時，為何要刻意欺騙筆者。當她在接受 Sonia 的諮商歷程，其實透露了自己與其母親都曾經有累了甚至於嫌棄的情緒（『害怕別人的眼光。』）元元可能礙於當初對於亡母的承諾，一再把照顧小茹的責任獨攬在自己身上。她不曾直言不諱跟筆者坦承自己累了，事實上，閒聊時，元元還是不小心會透露出厭倦了一肩扛起照顧小茹的責任。她的文本透露出：『牽她太久手都會很痠。其實有時牽著妹妹的手時，我的心中有時也是很不願意的，但我告訴自己不能如此，所以我還是牽了她。』照顧一個重症病人三十多年，偶而產生倦怠感是人之常情，任何人都沒有權利苛責的。此外，她向 Sonia 解釋：『手掌心代表的是自己，大拇指是丈夫，而依序3隻手指是自己的子女，小指頭是妹妹小茹。』而筆者確認為掌心代表的是小茹，小指頭是元元三個孩子分屬三個不同顏色，卻希望跟小阿姨有距離（中間三隻手指頭底下與掌心都有距離）。萬一元元自己對圖的解讀更貼近事實，她是否遺漏了更重要的親子關係訊息而不自知？這樣反而讓筆者很擔憂。

三、亡母來入夢

陳志成（1998）指出當家庭中出現了特殊需求的孩子，會使整個家庭出現不均衡的情況，通常會使得家庭成員角色混淆、需求不滿，甚至遭遇到許多的困擾，所以如果家裡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帶來的問題將不僅只是個人問題而已，還包括了家庭中每一位成員（引自卜怡珍，2015）。根據家庭排序的理論，筆者認為排行老五的元元應該是家中最多餘的性別（女生），可能也是被視為最不聰慧的那一個，所以才會被母親犧牲，選中來照顧病重的妹妹。小茹出事前的成績不但名列前茅且是全村的學

生當中表現最優秀的，加上彼時家中經濟已穩固，所以深得父母寵愛，而被寄予厚望招弟的元元，從她五歲時，小茹出生的那一霎那開始，就背負著使命未達的原罪。

元元通過論文計畫時，曾夢到母親來送她一個紅包，還自我解嘲：『我媽沒唸過碩班，她不知道我還沒拿到碩士學位，竟然仿照古禮送我一個紅包。我都還沒功成名就呢。』按照華人的習俗，長輩給晚輩紅包，代表祝福之意。後來，元元又做了一場夢，筆者去參加了解自己夢 15 年的資深心理師 Lucy（假名）〈夢的解析〉的研習後，建議元元去找她進行解夢諮商。筆者對 Lucy（假名）所說：『事件會過去，情緒會留下來，且往往透過夢境來呈現』深覺驚訝。畢竟立論要有根據，筆者認為至少有證照的心理師，詮釋夢境可能比較有說服力。

2019 年 7 月 8 日那日凌晨 1:30 左右送出碩士論文前三章後，元元做了一個夢：

我在夫家大廳休息，聽到母親大聲叫我：「女兒呀！我們來了」。我甚感驚喜，瞬間便去開門。結果看到父母開著一輛大貨車裝滿了禮物要來送我，真高興。「媽媽你怎麼載這麼多東西來給我」，我隨著媽媽走進我家中後門，媽媽帶我到兒童樂園玩，我好開心。媽媽：「我怎麼不知道有這個【兒童樂園】可以玩，而且這麼好玩。【元元】：「有啊，我們都會玩這些」。突然我心想，糟了好像沒廁所，媽最怕沒廁所的地方了。後來我看到有廁所，心中很高興。但我也開始擔心，因媽最注重廁所的乾淨，於是我先進入擦拭一間乾淨的廁所，叫媽媽來使用。媽媽進入後對我說：「怎麼沒有門」？我回答媽媽：「沒關係，我幫你壓門」。當媽媽準備進入時突然有一位像「流浪漢」的男生要衝進媽媽的這間廁所，我一直阻止，後來我用力拉開此人後，發現媽媽站在樂園門口，跟我揮手再見。【接著夢醒】

黃士鈞（2018）在所著作的《你的夢，你的力量》一書中提到：當吾人深入夢境理解重要的潛意識訊息後，讓這訊息成為生活的指引或資源然後帶回到生活裡，所以夢境裡常會放著吾人要面對與創作生活的指引。夢境是來自潛意識的訊息，讀懂夢境將開起了來自夜晚的智慧。根據 Lucy 的解讀：『「家」是最初與最終的歸宿，每個人終其一生都持續受到原生家庭的影響，即便是那些個體以為已經長大了就釋懷了，淡忘了、想通了的議題，卻會在個體內在傷口再次被揭開時，隱約不安而疼痛著。』元元認為夫家的和樂旨在告訴父母她嫁得很幸福的，對於父母帶著禮物來祝賀，元元感到非常高興及光榮。Lucy 又說：『夢境中的兒童樂園是個公共空間，這代表著反應夢者目前的人際關係，身邊出現的人物若是重要他人則可能是演出與重要他人的互動關係。公共空間如果有聯想起任何的相關回憶的話，有可能是與相關回憶的主題有關。』元元回應 Lucy：『「兒童樂園」是她從小到大一直希望媽媽能帶她

去的地方，直到媽媽離世都未曾去過。」Lucy 告訴元元：『媽媽在夢裡完成你的願望，償還對你的虧欠了。』

筆者對元元的媽媽拿了一堆禮物來給元元並帶她去兒童樂園玩，這一部分的看法和 Lucy 是一致的~元元的媽媽到夢裡來跟元元道歉，因為小茹，元元的母親犧牲了元元可以玩樂的年少青春歲月，所以元元說：『**「兒童樂園」是她從小到大一直希望媽媽能帶她去的地方，直到媽媽離世都未曾去過。**』筆者一直認為元元是個假裝快樂的人，即便是進了諮商，她還是無法坦然面對母女之間真實的感受，從她的夢境來看，元元很注重媽媽的感受與反應，她一直在討媽媽的關注與愛。如果現實生活裡真的擁有過，又何必再去討愛？（元元回應 Lucy：『**「兒童樂園」是她從小到大一直希望媽媽能帶她去的地方，直到媽媽離世都未曾去過。**』）既然沒去過，「有啊，我們都會玩這些」這是安慰媽媽的話語，還是佯裝快樂狀，怕媽媽傷心。沒能如願幫媽媽招來一個兒子，不但奶奶怪她，元元自己似乎也不曾放過自己，元元媽媽的真實反應如何？Lucy 對「家」的詮釋很深，號稱幸福的元元卻總是輕輕帶過，直到最近她因為工作的關係，因應學校規定去上了薩提爾的課程。

貼心的元元不但隨時隨地注意著媽媽的心理需求（譬如，知道媽媽要她照顧小茹，媽媽卻保證不會讓小茹成為元元夫家的負擔），也注意到媽媽的生理需求：『**突然元元心想，糟了好像沒「廁所」，媽最怕沒廁所的地方了。後來元元看到有廁所，心中很高興。但元元也開始擔心，因媽最注重廁所的乾淨，於是元元先進入擦拭一間乾淨的廁所，叫媽媽來使用。**』Lucy 說夢見「廁所」，潛意識是身體將排泄穢物的經驗，用來象徵清理心理的負能量，也就是一般人常說的「心理倒垃圾」。當個體累積一些內在的負面情緒或壓力時，也需要適當的傾倒。Lucy 問元元：『是不是你最近忙於論文寫作，鬆了一口氣後壓力適當的解放』？筆者卻認為元元媽媽不願意公諸於世的事，都依賴元元協助把關、隱瞞，就如同她幫媽媽把關廁所，不讓外人（流浪漢）進入廁所（窺知）。

Lucy 又說：『當夢境中出現「厭惡的人」（流浪漢）通常是因為有某些「厭惡的自我特質」而不想要接受自己有這樣子的部分，所投射出去的現象。有可能是被自己所否定、誤用或是成長過程中不被鼓勵甚至被責備，而漸漸形成厭惡的「自己」而這些厭惡的自我部分當長期被強烈壓抑或否定，也可能會形成「人格的陰影面」潛伏在潛意識中，像是一種基調的背景，隱約影響著人格與適應。』整個敘寫論文的過程，簡直是一場艱巨的師徒拉鋸戰。元元沒想要深入探討自己真實的母女與姊妹關係卻無法自圓其說地把論文文本圓滿交代清楚；身為指導教授的筆者跟著元元亦師亦友地一起參與藝術陪伴及夢的解析課程，一再推敲元元的生命故事時，總覺得她沒有實話實說，不想說甚至不敢說。元元論文的文本一直無法達到飽和的程度，期間甚至有一年多是毫無進度的。逐漸地，元元才向筆者坦

誠她和媽媽之間的關係沒有總是那麼甜蜜美好。

其實，那一個「流浪漢」就是一部分最真實的元元，很可能就是年輕時對抗媽媽的那一個元元（「人格的陰影面」），但年過半百的元元，經過歲月的洗禮後，更不願意提及過往，更懂事了，尤其是死者為大，她怎忍心去談她對媽媽或妹妹曾經有過的真實感受？所以元元說：『當媽媽準備進入時突然有一位像「流浪漢」的男生要衝進媽媽的這間廁所，元元一直阻止，後來元元用力拉開此人後，發現媽媽站在樂園門口，跟元元揮手再見。』筆者認為媽媽來跟元元道歉之外，也來跟元元和解了。不管過去如何，媽媽不欲人知的事（上廁所）元元都幫他擦拭乾淨了，沒有門，也要幫媽媽擋著：『突然元元心想，糟了好像沒「廁所」，媽媽最怕沒廁所的地方了。後來元元看到有廁所，心中很高興。但元元也開始擔心，因媽最注重廁所的乾淨，於是元元先進入擦拭一間乾淨的廁所。媽媽進入後對元元說：「怎麼沒有門」？元元回答媽媽：「沒關係，我幫你壓門」』。跟媽媽發生衝突的那一部分自己也被元元用力拉開後，發現媽媽站在樂園門口，跟元元揮手再見。筆者認為媽媽對於過往釋懷了，所以跟元元揮手道別。

林雅慧（2005）研究發現父母對正常手足的照顧會有疏忽的情形，不過此種疏忽是比較偏向於心理上而非物質供給上的疏忽，但父母也都有意識到這樣的問題，會透過自我提醒的方式來降低此種情形的發生。Lucy 告訴元元：「母親送來了一堆禮物是因為妳承接她給妳的託付；帶妳去兒童樂園玩是因為她知道妳一直有個願望是希望母親可以帶妳去玩」。元元坦誠：「我深思心理諮商師 Lucy 為我解夢的話，欣然接受了母親夢裡帶來的禮物也同意與母親和解內心失去母親陪伴照顧的渴望」。榮格提到：「絕大多數的夢是有心理補償作用的，夢將藏在內心的事物帶到意識之中，使人的心靈成為一個統一和諧的整體」（引自 Hall, 2006）。元元說：『母親真是如此嗎？我好想再次夢見她，我要對她說：我「會照顧好妹妹，在夢裡的兒童樂園我玩得好開心」。孝順的元元還是想要安撫亡母的心，即使偶爾與筆者閒聊時，她也會自問：『為什麼一定是我，只能是我？』然後她會認命加上一句：『注定是我』。

無論是 Lucy 或 Sonia 對元元的諮商方式為何，元元都明白她們諮商的歷程旨在幫她重建人生價值及檢視內心對母親及妹妹小茹這三角情緣的詮釋，即便有些心理師詮釋的話語元元在文獻上無法精準扣住，元元常說諮商的過程心理師沒有辦法像筆者般跟她解釋很多，其實筆者明白諮商跟諮詢的不同，卻也陷入是否應該繼續幫元元詮釋她的文本的疑慮，因為這是元元的生命故事，她得花很多心力自己重整。筆者希望文本的思考脈絡是來自於元元，尤其是對資料的詮釋，但筆者是元元的指導教授，似乎又不能完全無視於元元的求助。思考在三，筆者要求元元把筆者與其他人對資料不一樣詮釋的部

分，一律忠實呈現，讓讀者自己去選擇相信誰。當初元元牽起妹妹的那隻手是出自內心的姊妹情感，還是來自母親的情感勒索？她在接受 Sonia 諮商的過程自己釐清了是前者，因為 Sonia 問：「如果又回到當初需要牽妹妹的手時你願意嗎」？元元回答：「當然願意」。陳向明（2002）也討論到，只要是人為的詮釋，怎麼可能完全客觀呢？隨著自我反省意識的增強，此時的個體需要對自己的主觀角度進行反思和分享。讓筆者很驚訝的是從一開始對於自己內心真實的想法隱諱不語的元元，竟會回學校跟她的國小學生分享她的創作歷程時所說出的內心話，甚至於後來在嘉義大學攝影棚錄影的課程中，點到為止地分享很私密的個人故事。

四、最後的助力

維琴妮雅·薩提爾（1916~1988）相信人性的正向力量，帶著愛與熱情發展出幫助人心理成長的方法。薩提爾模式（Satir Model）是以維琴妮亞·薩提爾（Virginia Satir）命名的一種心理成長模式，強調情緒和溝通的體驗，同時著重個人內在與他人之間的系統互動，引領正向導向的目標，並落實改變。薩提爾模式的目標旨在希望個人擁有更高的自我價值，能為自己做出更多更適當的抉擇，更能接納自己，對自己負責任，更能真誠一致。台灣薩提爾成長模式推展協會宣稱希望在這些轉化裡個人能回歸人性本質，更正向運用自己，連結他人，滋養世界，進而達到內心是和諧自在的（Peace Within），和他人的關係是友善合作的（Peace Between），所處的社區是平和信任的（Peace Among）（台灣薩提爾成長模式推展協會，2021）。因學校對所屬教師的規定，元元參加 2021 年 4 月 17、18、19 連續三天的「薩提爾工作坊-學會自我連結，身心得到健康與和諧」的研習，旨在透過內心對話讓第一線教師來貼進自己的內心世界。底下是心理諮商師 Rex（假名）與元元的對談。

Rex：元元願意說說，妹妹會出車禍都是因為元元的原因是什麼呢？

元元：妹妹出車禍前一直是和我睡在一起，因為妹妹每天半夜三點多就做噩夢，夢見有魔鬼要捉她，嚇得我也很害怕，影響到我的睡眠，所以我連續跟媽媽吵著不跟妹妹睡要去與姊姊睡，媽媽受不了我的吵鬧答應我去與三姐睡，沒想到過了幾天妹妹就出車禍了，事後我想想，若我不去跟三姐睡，陪著妹妹或許磁場更大，就可以一起趕走魔鬼。反正從小到大妹妹就是我的責任。

Rex：元元，老師想告訴你，妹妹的車禍跟你事無關的，將妹妹責任得放在你身上，太辛苦了。

元元：不，從我五歲那年開始我就知道妹妹是我一輩子的責任，我不感到辛苦，我很習慣也能接受。

Rex：元元五歲時應該也是一個需要大人照顧的小孩子，又怎能負起妹妹的責任，可以談談五歲那年怎麼了。

元元：五歲那年的某日下午因為媽媽肚子的寶寶要出生了所以全家人都很忙碌，而我只能像跟屁蟲一般跟在奶奶身邊走來跟去的，當時我肚子很餓，但沒人顧及到我，因此在我一場無理哭鬧下奶奶更大聲斥罵

了我，我躲進了媽媽的房間，等著媽媽回來泡牛奶給我喝，許久媽媽真的回來了，但眼前的媽媽哭得比我還多眼淚，我不敢上前去媽媽身邊，躲在門縫的我看到許多親戚長輩都來看嬰兒，但也都一直跟媽媽一樣再哭，隱約中我聽到奶奶跟大家重複說同一句話：第五的女兒名字都改成與姐姐沒關係了都說這樣就會生男生，怎麼還是生女生，怎麼會改了名字還是沒有男生，唉！真糟。當時我不知這些話的涵義，但我可以感覺到是跟我有關，因為奶奶講這些話時，大家一直看我。後來當我上小學時我問了媽媽；為什麼我的名字跟姊姊、妹妹都沒關聯，同學都笑我，不是媽媽親生女兒，後來媽媽就用我的名字做了一首詩送我：『劉家有女初長成 倖來俐齒討人愛 佑保全家人平安』。

Rex：所以元元是背負著媽媽會生男孩的重大責任？

元元：是的，所以妹妹的出生是我的錯，妹妹會出車禍也是我的錯，我雖然跟妹妹不是雙胞胎，但命運是連在一起的。

Rex：因時間關係我們必須將對話停留在這裡，元元還有什麼想分享的嗎？

元元：沒有，謝謝老師。

Rex：最後，老師想給你一段話，請你和我一起說一次：我願意接納自私，允許自己是可以為自己自私的生活著。

元元：我願意接納自私，允許自己是可以為自己自私的快樂生活著。

元元認為與 Rex 兩個小時的內心剖析對話，Rex 直接點出了華人重男輕女的觀念不但讓元元母親承受傳宗接代的壓力，同時也將此壓力加諸在元元的身上，五歲的元元雖然不懂甚麼是壓力，但全家人對於元元的名字帶來的失望卻深深刻在元元的內心，長大後卻對照顧妹妹這件事視為理所當然的責任。元元回校跟筆者分享時強調她早在五歲時就有了創傷而不自知，於是她談起妹妹小茹的性別在醫院被公布時，奶奶及周遭長輩在家裡對她無禮對待的往事。無怪乎精神科醫師許添盛（2015）在討論到手足關係的演講中，提到很多父母欠孩子一個道歉，因為很多父母對子女的期待與託付，對於另一個手足其實是太沉重的負擔，往往父母一個交代，無法顧及被委託的另一個孩子是否承受得住。

五、複製

孟子有云「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句話指出成年兒子為了盡孝道，必須成家，並生子嗣期能不負雙親之厚望，把生育行為倫理化、生育觀念道德化，視生育後代為個人對宗族應盡的義務和責任，在此種倫理的規範下，吾人產生偏好男性、偏好多子多孫的生育觀念（謝雨生、鄭啟川，1995）。沒能為劉家生下一個兒子，不但成為元元母親教育女兒最大的陰影，她因此嚴厲教育女兒一定要表現良好，不能被鄉里的人看不起，竟也成了元元心中揮之不去的傷痛而不自知，即便元元有幸趕上講究性

別平等的年代，她坦白承認傳宗接代的傳統概念根本改不過來，即便她是一名國小老師，理論上應該倡議男孩、女孩一樣好，沒生兒育女也很好。

元元很感慨地跟筆者承認：『不但老一輩的重男輕女，老師，我也是。您記得第一次上課，您要我們畫我的家給您看嗎？我的二女兒畫得很小，還被您念：「一樣都是自己的孩子，老二為何畫得特別小？」生老二時，我一看到第二胎也是個女的時，哭得好傷心。我婆婆也沒想幫我做月子，還被我先生罵，不可以因為我沒生兒子就這樣對待我。後來，她的確都有煎蛋給我吃，可是都燒焦了，我都不敢說，怕我老公生氣又生是非。其實，我也沒比較不疼老二啦，是她本來就比較不乖，大學就交男朋友。』筆者沒吭聲，卻覺得眼前的元元就是她媽媽的翻版。當下，筆者提醒她：「老二應該就是年輕時候的妳，妳仔細看看她跟妳的關係，像不像妳跟自己母親的關係？」彼時，筆者不由得想起開啟元元內心秘密的那一幅畫：握吧！自己對那一隻手的詮釋。

肆、結論

如果功成名就、光耀門楣是元元母親評估女兒是否能夠彰顯其教育子女有功的指標，足以彌補沒有生兒子的遺憾，筆者認為現階段的元元應該深得母親的認同了。所以她在夢境看到母親來送紅包及禮物，原本母親的託付或許沉重，但是，元元的情緒整理後，原來的負擔卻也多了甜蜜的滋味。不過，筆者深切希望她記得心理師 Rex 的話：『我願意接納自私，允許自己是可以為自己自私的快樂生活著』，累了就休息，照顧小茹的責任到她為止，不要再往下轉嫁到其子女的身上。

重新整理、面對過往，敘說自己的生命故事，對元元而言，的確是個艱辛的歷程。元元不會打字，一字一字慢慢敲打在鍵盤上的文字稿的辛苦似乎是其心情最佳的寫照，整個論文敘寫的過程的確是天人交戰般的不容易，因為她一開始是不願意剖析自己的內心世界給外人聽的，也不想面對。雖然其他姊妹一再質疑為何只有元元會一再夢見母親，筆者卻認為是元元母女和解的因緣成熟了，元元的碩士論文文本敘寫的過程，提供了其母女心靈溝通以及元元自我成長的機會。原本最不被母親看好的元元，循著照顧妹妹的因緣，人生的過程一再出現貴人提攜，進了國立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藉著碩士論文的寫作，重新檢視過往的重要生命碎片，重新賦予意義，原來的負面生命意義，竟然成為其豐富生命的最佳元素。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 卜怡珍 (2015)。特殊需求家庭一般手足人際關係成長團體之行動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高雄市：樹德科技大學。
- 吳月娟 (1999)。非障礙手足心理調適之探討。特殊教育季刊，73，29-34。
- 吳武典 (1994)。家有殘障者、父母怎麼辦？—幫助殘障者的家庭自我調適。特殊教育季刊，14，3-9。
- 呂素貞 (2005)。超越語言的力量：藝術治療在安寧病房的故事。臺北市：張老師文化。
- 李怡君 (2011)。走入寂靜的世界-成人重度聽覺障礙者手足互動之研究-以家庭系統觀點探究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屏東縣：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 林雅慧 (2005)。學齡前自閉症兒童家長親子互動經驗之探討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台北市: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 陳向明 (2002)。教師如何作質的研究。台北：洪葉。
- 陳志成 (1998)。智能障礙青少年家庭動力、父母教養方式與其情緒發展之相關研究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台北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 陳勝英 (2006)。與靈對話-前世今生、夢境與潛意識的奧秘。台北：商周。
- 黃士鈞 (2018)。你的夢，你的力量：潛意識工作者哈克的解夢書。台北：方智。
- 詹珮宜 (2000)。智障學生之國小正常手足的親子互動關係、手足關係、社會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嘉義市：國立嘉義大學。
- 劉于菁 (2008)。智能障礙者手足關係的探索之旅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台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 蔡珊珊 (2010)。聽人與其聽障手足互動歷程之敘事研究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台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 蕭雅文 (2009)。身心障礙者家庭關係之探討—《姊姊的守護者》之內容分析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臺東：國立台東大學。
- 賴彥均 (2016)。身心障礙者正常手足壓力調適與生涯規劃知敘事研究—以三位特教老師為例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嘉義市：國立嘉義大學。
- 謝雨生、鄭啟川 (1995)。家庭之小孩性別偏好與生育行為。跨世紀台灣的人口與相關現象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201-221。

鍾思嘉 (1999)。夢的心理諮商。載於中國輔導學會主編，輔導學大趨勢，427-447。

許添盛 (2015 年 9 月 6 日)。『看關係～手足』：兄弟姊妹好關係 (上)。YouTube。

https://youtu.be/Dfb0l6Kd_E0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2019)。身心障礙人數按類別及障礙成因。線上檢索日期：2019 年 07 月 08 日。

取自：<https://dep.mohw.gov.tw/dos/lp-2976-113.html>

台灣藝術治療協會 (2014)。關於藝術治療。2021 年 4 月 30 日，取自

https://www.arttherapy.org.tw/arttherapy/post/post/data/arttherapy/tw/what_is_art_therapy/

台灣薩提爾成長模式推展協會(2021)。關於協會。2021 年 10 月 10 日，取自 <https://www.satir.org.tw/about>

外文文獻

Freud, S. (1972).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US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ll, J. A. (2006). *Jungian dream interpretation : a handbook of theory and practice* (廖婉如譯)。台北：心靈工坊。

Hill, C. E. (1996). *Working with dreams in psychotherapy*. New York: Guilford.

Lindsey, J. D., & Stewart, D. A. (1989). The guardian minority: Siblings of children with mental retardation. *Education & Training in Mental Retardation*, 24(4), 291-296.

Yalom, I. D. (2002). *生命的禮物* (易之新譯)。台北：心靈工坊。

~特教宣導~

教育部編製「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線上學習參考指引」協助學校落實線上教學方案

之適性調整

教育部因應學校線上教學需要及發展其多元化教學型態，提供線上教學規劃及實施便利包，並為關注身心障礙學生接受線上教學時的學習需求，特別編製公告參考指引，協助身心障礙學生適應多元學習的新型態。

依《特殊教育法》第30條之1規定，學校平時應就身心障礙學生的學習需求訂定個別化支持計畫（ISP），提供特教資源或調整學習（教學、評量）方式，以落實適性教育精神。為利學校採行線上教學時，能夠積極關注身心障礙學生的學習需求，調整融入原有的特教資源，教育部編製「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線上學習參考指引」。

參考指引包含不同障礙類別學生特殊教育需求、教師參考指引、家長參考指引、資源教室參考指引以及相關資源與諮詢資訊，提供各校教師線上教學時進行合理調整、資源教師規劃調整支持服務及家長參與輔導措施時之參考。更多相關資訊，可以參考教育雲「線上教學便利包/訊息公告」，網址：<https://learning.nchu.cloud.edu.tw/onlinelearning/>。

防疫期間身心障礙學生因其身心特質而影響線上課程的學習成效，有賴於促進師生與行政人員對於學生特殊教育需求之理解，進一步跨單位協調、整合相關資源或檢視既有制度，主動積極關注身心障礙學生之學習適應情形，並且合理調整其所必需之支持服務，以協助身心障礙學生之發展與學習，確保每一位學生的學習權益。

資料來源：

教育部全球資訊網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5A391C6176E64498